

陳書

列傳

自二十三至二十六

十



				漢書門類
		五〇四三		
	四三	函		
一三七	冊	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五〇四三		
	一三	冊	
二〇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43	
冊數	13(10)		
函號	280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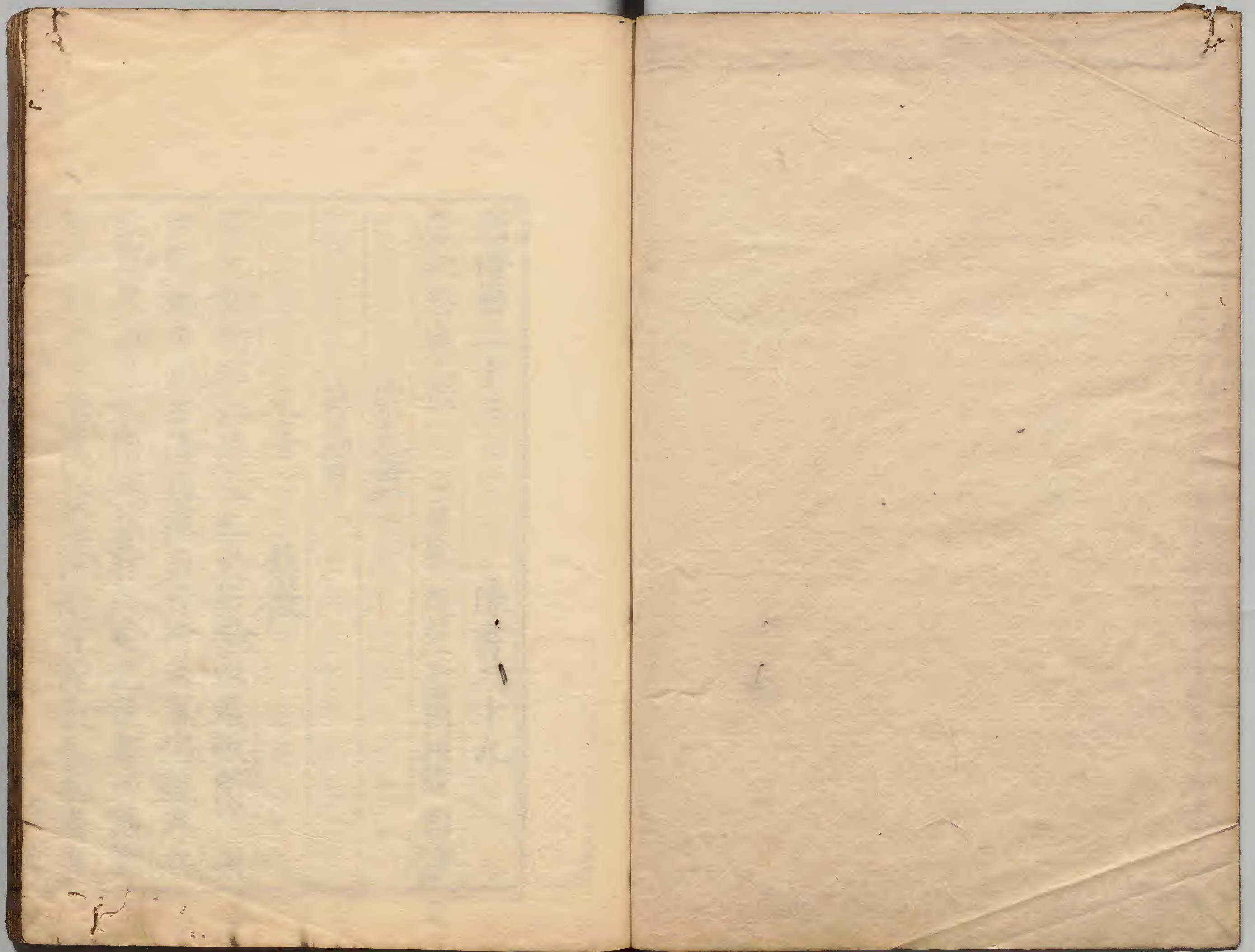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列傳第二十三

陳書二十九

唐姚思廉撰

日東志村三左衛門楨幹句讀

宗元饒

司馬申

毛喜 蔡徵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敬聞仕

世解褐本州主簿遷征南府行參軍仍轉外兵

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

師知同為主簿高祖受禪除晉陵令入為尚書

室永三年

東晉書三

松會堂

功論郎使齊還為廷尉正遷太僕卿領本邑大
中正中書通事舍人尋轉廷尉卿加通直散騎
常侍兼尚書左丞時高宗初即位軍國務廣事
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為稱職遷御史中丞
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裒賊汗狼藉遣使就
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
曰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
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疎茲焉弗
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裒因藉多

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
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剋復物仰仁
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
降曲恩袒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
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
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沈之出賑徵
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寘以嚴科實惟明憲臣
等參議請依旨免裒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
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吳興

宣永二年
東晉書卷三十三
公金會堂

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竝
驕蹇放橫元饒按奏之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
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治體吏有犯法政不便
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遷貞
威將軍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
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
詔加散騎常侍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尋以
本官重領尚書左丞又爲御史中丞歷左民尚
書右衛將軍領前將軍遷吏部尚書大建十三

年卒時年六十四詔贈待中金紫光祿大夫官
給喪事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
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民郎申早有風槩十四便
善奕碁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仲舉時梁州刺
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馬子春素知申即於坐
所呼與爲對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
遊處梁邵陵王爲丹陽尹以申爲主簿屬太清
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菜食終身梁元帝承

制起爲開遠將軍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
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籌策
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韃汗馬或非所長
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申
在軍中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
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申而
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除散騎侍郎紹泰
初遷儀同侯安都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除安東
臨川王諮議參軍天嘉三年遷征北諮議參軍

卷之三十一

三

水
印

兼廷尉監五年除鎮東諮議參軍兼起部郎出
爲戎昭將軍江乘令甚有治績入爲尚書金部
郎遷左民郎以公事免太建初起爲貞威將軍
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九年除秣陵令在職以
清能見紀有白雀巢于縣庭秩滿頃之預東宮
賓客尋兼東宮通事舍人遷貞外散騎常侍舍
人如故及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
申馳召右衛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因入城
中收其府庫後主深嘉之以功除太子左衛率

寶永二年

東書傳三

日

松會堂

殉旧
从水

封文始縣伯邑四百戶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
右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以疾還第就加散
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
久之下詔曰慎終追遠欽若舊則闔棺定謚抑
乃前典故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文始縣開國伯
申忠肅在公清正立已治繁處約投軀殉義朕
任寄情深方康庶績奄然化往傷惻于懷可贈
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爲五百戶謚曰
中給朝服一具衣一襲尅日舉哀喪事所須隨

由資給及葬後主自製誌銘辭情傷切卒章曰
嗟乎天不與善殲我良臣其見幸如此申歷事
三帝內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間軍國大事指麾
斷決無有滯留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毛喜字伯武滎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
父栖忠梁尚書比部侍郎中權司馬喜少好學
善草隸起家梁中衛西昌侯行參軍尋遷記室
參軍高祖素知於喜及鎮京口命喜與高宗俱
往江陵仍勅高宗曰汝至西朝可諮稟毛喜喜

宣永三年

東晉書卷之三

五

松會堂

與高宗同謁梁元帝即以高宗爲領直喜爲尚
書功論侍郎及江陵陷喜及高宗俱遷關右世
祖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廷乃遣周弘
正等通聘及高宗反國喜於郢州奉迎又遣喜
入關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
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
嘉三年至京師高宗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
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世
祖嘗謂高宗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兒宜

用叔爲稱高宗以訪于喜喜即條牒自古名賢
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世祖世祖稱
善世祖崩廢帝冲昧高宗錄尚書輔政僕射到
仲舉等知朝望有歸乃矯太后令遣高宗還東
府當時疑懼無敢措言喜即馳入謂高宗曰陳
有天下日淺海內未夷兼國禍併鍾萬邦危懼
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當共康庶
續比德伊周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
重願加三思以喜之愚須臾聞奏無使姦賊得

肆其謀竟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
通謀其事未發喜請高宗曰宜簡選人馬配與
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高宗驚曰子高謀反
即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荅曰山陵始畢邊
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仗順然甚輕狃
恐不時授首脫其藉誅或愆王度宜推心安誘
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高宗深然之卒
行其計高宗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
人典軍國機密高宗將議北伐勅喜撰軍制凡

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遷太子右衛率
右衛將軍以定策功封東昌縣侯邑五百戶又
以本官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太建三
年丁母憂去職詔追贈喜母庾氏東昌國大夫
入賜布五百疋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遣負外
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高宗親與緬案圖指
畫其見重如此尋起爲明威將軍右衛舍人如
故改授宣遠將軍義興太守尋以本號入爲御
史中丞服闋加散騎常侍五兵尚書參掌選事

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喜陳安邊之術高宗納之即日施行又問喜曰我欲進兵彭沐於卿意如何喜對曰臣實才非智者安敢預兆未然竊以淮左新平邊民未艾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豈以弊卒疲兵復加深入且弃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復約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斯久長之術也高宗不從後吳明徹陷周高宗謂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十二年加侍中

十三年授散騎常侍丹陽尹遷吏部尚書常侍如故及高宗崩叔陵構逆勅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又加侍中增封并前九百戶至德元年授信威將軍永嘉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初高宗委政於喜喜亦勤心納忠多所匡益數有諫諍事竝見從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唯略地淮北不納喜謀而吳明徹竟敗高宗深悔之謂袁憲曰不用毛喜計遂令至此朕之過也喜既益親乃言無回

避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共幸人為長夜之宴喜
嘗為言高宗以誠太子太子陰患之至是稍見
踈遠後主為始興王所傷及瘡愈而自慶置
酒於後殿引江摠以下展樂賦詩醉而命喜于
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憚欲諫而後
主已醉喜升階係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
後主醒乃疑之謂江摠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
疾但欲阻我權宴非我所為故姦詐耳乃與司
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

報讎可乎對曰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傳緯爭
之曰不然若詐報讎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
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乃以喜為永嘉內史
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靜民吏便之遇豐州
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相接而素無備
禦喜乃修治城隍嚴飾器械又遣所部松陽令
周碯領千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
年徵為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喜在郡有惠
政乃徵入朝道路追送者數百里其年道病卒

時年七十二有集十卷十處沖嗣官至儀同從事中郎中書侍郎

蔡徵字希祥中中撫軍將軍景歷子也幼聰敏精識彊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翔字仲舉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持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為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承聖初高宗為南徐州刺史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天嘉初遷始興王府

法曹行參軍歷外兵參軍尚書主客郎所居以幹理稱太建初遷太子少傅丞新安王主簿通直散騎侍郎晉安王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中舍人如故丁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新豐縣侯授戎昭將軍鎮右新安王諮議參軍至德二年遷廷尉卿尋為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掌詔誥尋授佐民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尋加寧遠將軍後主器其材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安右將軍每十日一往東

宮於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勅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有勅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近一萬徵位望既重兼聲勢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爲中書令將軍如故中令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事聞後主後主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有固諫者獲免禎明三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權知中領軍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

於鍾山南崗勅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城陷隨例入關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宦皇家戚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所啓拜訖即追還徵不脩廉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

寶永二年

東言傳

上

松會堂

會者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民部
儀曹郎轉給事卒時年六十七子翼治尚書官
至司徒屬德教學士入隋為東官學士
史臣曰宗元饒夙夜匪懈濟務益時司馬申清
恪在朝攻苦立行加之以忠節美矣毛喜深達
事機任贊時主察徵聰敏才贍而擅權自躋惜
哉

正誤凡三

志村楨幹謹識

列傳第二十三

陳書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

陳書三十

唐姚思廉撰

日東志村左衛門楨幹句讀

蕭濟

陸瓊子從典

顧野王

傳緯章華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
諮梁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
張纘太常卿南陽劉之遴竝與濟討論纘等莫
能抗對解褐梁祕書郎遷太子舍人預平侯景

室永二年

東書傳二十四

松會堂

之功封松陽縣侯邑五百戶及高祖作鎮徐方
以濟爲明威將軍征北長史承聖二年徵爲中
書侍郎轉通直散騎常侍世祖爲會稽太守又
以濟爲宣毅府長史遷司徒左長史世祖即位
授待中尋遷太府卿丁所生母憂不拜濟毗佐
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歷守蘭陵陽羨
臨津臨安等郡所在皆著聲績太建初入爲五
兵尚書與左僕射徐陵特進周弘正度支尚書
王瑒散騎常侍表憲俱侍東宮復爲司徒長史

尋授度支尚書領羽林監遷國子祭酒領羽林
如故加金紫光祿大夫兼安德宮衛尉尋遷仁
威將軍揚州長史高宗嘗勅取揚州曹事躬自
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謂左右曰
我本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畜精練繁劇乃至
於此遷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復爲金紫光祿大
夫未拜而卒時年六十六詔贈本官官給喪事
陸瓊字伯玉吳郡吳人也祖完梁琅邪彭城二
郡丞父雲公梁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瓊幼聰

惠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
公受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竝集
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异言之武帝有勅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
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
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
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
博學善屬文永定中州舉秀才天嘉元年爲寧
遠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尋以本官兼尚書外

兵郎以文學轉兼殿中郎滿歲爲眞瓊素有令
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
及諸大手筆竝中勅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
宮管記及高宗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
陵薦瓊於高宗曰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
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九膺
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
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元年重以本官
掌東宮管記除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轉中書

旧作本

侍郎太子家令長沙王爲江州刺史不循法度
高宗以王年少授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帶尋
陽太守瓊以母老不欲遠出太子亦固請留之
遂不行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羽林監轉太子
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又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
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俄授散騎常侍兼度支
尚書領揚州大中正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
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
梁武帝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

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
故瓊詳練譜牒雅鑒人倫先是吏部尚書宗元
饒卒右僕射袁憲舉瓊高宗未之用也至是居
之號爲稱職後主甚委任焉瓊性謙儉不自封
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無所改
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
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病不
視事俄丁母憂去職初瓊之侍東宮也母隨在
官舍後主賞賜優厚及喪柩還鄉詔加賜贈并

室永二年

東書傳卷二四

四

松會堂

遣謁者黃長賚持冊奠祭後主又自製誌銘朝
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時年五十
詔贈領軍將軍官給喪事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長子從宜仕至武昌王文學第三子從典字由
儀幼而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從典
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年十三作柳賦其詞甚美
瓊時爲東宮管記官僚竝一時俊偉瓊示以此
賦咸竒其異才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家
中墳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

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於班
史尤所屬意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
郎轉太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
詩總命從典爲謝啓俄頃便就文華理暢總甚
異馬尋授信義王文學轉太子洗馬又遷司徒
左西掾兼東宮學士丁父憂去職尋起爲德教
學士固辭不就後主勅留一員以待從典俄屬
金陵淪沒隨例遷關右仕隋爲給事郎兼東宮
學士又除著作佐郎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

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值隋末喪亂寓居南陽郡以疾卒時年五十七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郎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學博

士遷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宣成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又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會稽尋往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據城拒賊

深目从手

侯景平太尉王僧辯深嘉之使監海鹽縣高祖
作宰為金威將軍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尋
轉府諮議參軍天嘉元年勅補撰史學士尋加
招遠將軍光大元年除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
太建二年遷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
宮管記本官如故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
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官
僚有濟陽江摠吳國陸瓊北地傅緯吳興姚察
竝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遷黃門侍郎光祿

卿知五禮事餘官竝如故十三年卒時年六十
三詔贈秘書監至德二年又贈右衛將軍野王
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朝無過辭失色觀其容
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第三
弟充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其所撰
著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
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紀一卷玄
象表一卷竝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
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在永三年

東書傳

松會堂

傳緯字宜事，地靈州人也。父彛，梁臨沂令。緯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梁太清末，攜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緯肆志尋閱，困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為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世祖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緯啓謝詞，理優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世祖尋召為撰史學士，除司空府記室。參軍遷驃

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如故。緯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曷法師著无諍論，以詆之。緯乃為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略曰：无諍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同訶詆，恣言罪狀，歷毀諸師，非斥衆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學數論，更為讎敵。讎敵既構，諍鬪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為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

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擁玄風闐而無
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
騰驤鯤鵬之搏運蹇乘決羽豈能缺望其間哉
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
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
本源日驟一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
新意同學之中取寤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
摠而用之心無的准擇而行之何者為正豈不
渾沌傷竅嘉樹弊牙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蛇

以無當之危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道不亦宜
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
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觀
緣介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
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
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即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
理詳覈有何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說為是
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為衰若不可毀
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大

小備在聖證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
寧得不言大乘之意邪斯則褒貶之事從弘放
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
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星耶且忿恚煩惱
凡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可以三脩未
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宜揚但冀其
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寤自成取人面不同其
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
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違而

旧作
所謂

内平等讎敵鬪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鬪諍者
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導則不如
此即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
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毀之曲盛於茲矣吾願息
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拂異家生其恚
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
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
諍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
所賞未衷其節彼靜守幽谷寂尔無為凡有訓
室永二年

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然處王城之隅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客唇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騁異家術別解窺伺間隙邀冀長短與相酬對掬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拮據同異發擿玼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為病益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為法師所貴耶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

所書傳三

十一

道德之事不止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人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為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盲言諍與不諍偏在一法何為獨張無諍耶詎非矛盾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生於心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

室永三年

東書傳五

上

松會堂

偏著爲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
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
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存勝者
乎斯則矜我爲得弃他之失即有取舍大生是
非便是增譁答曰言爲心使心受言詮和谷根
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
於心造僞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
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
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誠深致防杜說

見在之殃咎叙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
月猶有忘愛軀冒峻制蹈湯炭甘糞粉必行而
不顧也豈能悅無譁之作而回首革音耶若弘
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
也口言劣也亦無所苞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
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雖優亦
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
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於彼於此何所厚薄
哉雖復終日按劍極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

氣以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論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鷓鴣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須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爲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于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來不諍是物之真矣荅曰諍與無諍不

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怕守邪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穿受羈繼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無不爲也善惡不能借而未嘗離善惡

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
焉是以聖人念繞極之不脫慙黏膠之難離故
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類雖驕
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髣髴遐路勉勵短晷
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而言
我聰明我知見我計校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爲
踈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真尔亦可是
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觀安得肆胃
於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已而遊乎世俛

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在
林羣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
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堂堂乎
豈復見有諍爲非無諍爲是此則諍者自諍無
諍者自無諍吾俱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
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唇舌消晷漏唯對
於明道戲論於糟粕哉必欲且考真偽整觀得
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
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

以觀其妙矣。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除散騎侍郎鎮南始興王諮議參軍兼東宮管記。歷太子庶子僕兼管記如故。後主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綽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馬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彊。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綽益踈。文慶等因共譖。綽受高麗使金。後主

正書何語

七

收綽下獄。綽素剛。因憤恚。乃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有欲遠謫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賂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綽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綽。

正書何語

東書傳

七

松會堂

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
是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
時年五十五有集十卷行於世有吳興章華
字仲宗家世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
頗覽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乃遊嶺南居羅浮
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頎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
太守及歐陽紇敗乃還京師太建中高宗使吏
部侍郎蕭弘喻廣州刺史馬靖令入子爲質引
奏華與俱行使還而高宗崩後主即位朝臣以

華素無伐閱競排抵之乃除大市令既雅非所
好乃辭以疾鬱鬱不得志禎明初上書極諫其
大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
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
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
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
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
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今壇場日蹙隋軍壓
境陛下如不改弦易轍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

臺矣書奏後王大怒即日命斬之

史臣曰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博極

羣典博緯聰警特達竝一代之英靈矣然緯不

能循道進退遂真極網悲夫

正誤凡三

志村損幹謹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列傳第二十五

陳書三十一

唐姚思廉撰

日東志村三左衛門損幹句讀

蕭摩訶

任忠

樊毅

弟猛

魯廣達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祖靚梁右將軍父諒
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
姑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
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

宣永三年

陳書傳三

松會堂

祖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
路養敗摩訶歸于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
常隸安都征討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高
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
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
對曰今日令公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
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
乃免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異歐陽紇之功
累遷巴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

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
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
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人有西域胡
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
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
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爲公取
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著絳衣樺皮
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
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

出陣前十餘步，鼓弓未發，摩訶遙擲銑，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退走，以功授明毅將軍，負外散騎常侍，封廉平縣伯，邑五百戶。尋進爵爲侯，轉太僕卿，餘如故。七年，又隨明徹進圍宿預，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持節武毅將軍，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率衆爭呂梁。

戰於龍晦時，所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鑊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鑊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爲虜矣。」明徹乃奮髯曰：「寨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旬之間，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於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

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引步卒乘馬輦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服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感慙實無地且步軍旣多吾爲揔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是周軍長圍旣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十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且達淮南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十一年周兵寇壽

陽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赴援無功而還十四年高宗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傷而不死叔陵奔東府城時衆心猶預莫有討賊者東宮舍人司馬申啓後主馳召摩訶入見受勅乃率馬步數百先趣東府城西門屯軍叔陵惶遽自城南門而出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封綏遠郡公邑三千戶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

閤廳事置鷓尾後主特賜摩訶開黃閤門施行
馬廳事寢堂竝置鷓尾仍以其女爲皇太子妃
會隋摠管賀若弼鎮廣陵窺覷江左後主委摩
訶備禦之任授南徐州刺史餘竝如故禎明三
年正月元會徵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虛濟江襲
京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軍鍾
山摩訶又請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
其壘漸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克之後
主又不許及隋軍大至將出戰後主謂摩訶曰

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
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頒賞諸軍令
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崗居衆軍之南偏鎮
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
孔範次之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
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
登山觀望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前
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
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
空承二年

陳書傳三十五
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為隋
軍所執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
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為囚虜命在斯須願得
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
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
守衛者皆不能仰視其年入隋授開府儀同三
司尋從漢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時年七
十三摩訶訥於語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
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

口性好射獵無日不畋遊及安都東征西伐戰
勝攻取摩訶功寔居多子世廉少警俊敢勇有
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
父時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
言者為之歔歔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
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之功為
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妻子先已籍沒智深
收摩訶屍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潁川
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

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爲
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
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
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
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
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眾寇抄範命忠與主
帥梅忠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眾入
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

琳立蕭莊署忠爲巴陵太守琳敗還朝遷明毅
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章
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
平高宗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
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閤將
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
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
高景安於大岷逐北至東關仍克其東西二城
進軍舒譙並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郛進克霍州

陳書卷之三十三
以功授負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邑五百戶
呂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詔忠都督壽陽
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進號寧遠將軍霍州刺史
入爲左衛將軍十一年加北討前軍事進號平
北將軍率衆步騎趣秦郡十二年遷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
刺史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率步騎趣歷陽
周遣王廷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擒廷貴後
主嗣位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

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都郡公邑三千戶出爲
吳興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及隋兵濟江忠自吳
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
殿定議忠執議曰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
主貴持重宜且益兵堅守官城遣水軍分向南
豫州及京口道斷寇糧運待春水長上江周羅
暎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矣衆議不同因
遂出戰及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啓云陛
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

陳書傳卷三十一
信之勅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當奉迎
後主令官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隋將韓擒
虎自新林進軍忠乃率數騎往石子崗降之仍
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其年入長安隋
授開府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七子幼武官至
儀同三司時有沈客卿者吳興武康人性便佞
忍酷為中書舍人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為
事由是自進有施文慶者吳興烏程人起自微
賤有吏用後主拔為主書遷中書舍人俄擢為

湘州刺史未及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州鎮相
繼以聞文慶客卿俱掌機密外有表啓皆由其
呈奏文慶心悅湘州重鎮冀欲早行遂與客卿
共為表裏抑而不言後主弗之知也遂以無備
至于敗國寔二人之罪隋軍既入竝戮之於前
闕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
侍仁威將軍司州刺史魚復縣侯父文燾梁散
騎常侍信武將軍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累葉

將門少習武善射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
文皎援臺文皎於青溪戰歿毅將宗族子弟赴
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假節
威戎將軍右中郎將代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
州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
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營中將士
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
餘級擊鼓申命衆乃定焉以功授持節通直散
騎常侍貞威將軍封夷道縣伯食邑三百戶尋

除天門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戶及西
魏圍江陵毅率兵赴援會江陵陷爲岳陽王所
執久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
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
還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仍隨侯瑱進
討巴湘累遷武州刺史太建初轉豐州刺史封
高昌縣侯邑一千戶入爲左衛將軍五年衆軍
北伐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於
潁口齊援滄陵又破之七年進克潼州下邳高

宣永二年

東晉傳三五

松會堂

陳書傳
柵等六城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為大都督進號
平北將軍率衆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
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年周
將梁士彥將兵圍壽陽詔以毅為都督北討前
軍事率水軍入焦湖尋授鎮西將軍都督荆郢
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十二年進督沔漢諸軍
事以公事免十三年徵授中護軍尋遷護軍將
軍荊州刺史後主即位進號征西將軍改封道
遙郡公邑三千戶餘竝如故入為侍中護軍將

軍及隋兵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採石俱
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
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
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京城陷隨例
入關頃之卒

猛字智武毅之弟也幼儻有幹略既壯便
馬膽氣過人漢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虜短兵
接殺傷甚衆臺城陷隨兄毅西上京累戰功為
威戎將軍梁安南侯蕭方矩為湘州刺史以猛

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
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
時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相持久之
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墮因令猛率驍勇三
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
紀衆倉卒驚駭不及整列皆弃艦登岸赴水死
者以千數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
曲三千餘人蒙楯橫戈直登紀舟瞋目大呼紀
侍衛皆被靡相枕藉不敢動猛手擒紀父子三

人斬於船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授游騎將
軍封安山縣伯邑一千戶仍進軍撫定梁益蜀
境悉平軍還遷持節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司州
刺史進爵爲侯增邑二千戶永定元年周
文育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略南
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
迪軍敗爲迪所執尋遁歸三琳王琳敗還朝天
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永陽太守遷安成王
府司馬光大元年授壯武將軍廬陵內史太建
三年

初遷武毅將軍始興平南府長史領長沙內史
尋隸章昭達西討江陵潛軍入峽焚周軍船艦
以功封富川縣侯邑五百戶歷散騎常侍遷使
持節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宣遠將軍荆州刺
史入爲左衛將軍後主即位增邑并前一千戶
餘竝如故至德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南豫州諸
軍事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之濟
江也猛在京師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
攻陷之巡及家口竝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

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於白下游奕以禦
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軍懼其有異志
欲使任忠代之又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
于隋

魯廣達字通覽吳州刺史悉達之弟也少慷慨
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或自遠而至時江表
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釋褐梁
邵陵王國右常侍遷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
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

授假節壯武將軍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負外散騎常侍餘如故高祖受禪授征遠將軍東海太守尋徙爲桂陽太守固辭不拜入爲負外散騎常侍除假節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隨吳明徹討周迪於臨川每戰功居最仍代兄悉達爲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邑五百戶光祿大夫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

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率衆軍進討軍至夏口皎舟師彊盛莫敢進者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戰艦旣交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獎勵士卒風急艦轉樓搖動廣達足跌墮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貞平授持節智武將軍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拓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氏將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以功增封并

前二千戶仍還本鎮廣達為政簡要推誠任下
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
五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
大峴大破之斬其敷城主張元範虜獲不可勝
數進克北徐州乃授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徐州
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入為右衛將軍八年出為
北兗州刺史遷晉州刺史十年授使持節都督
合霍二州諸軍事進號仁威將軍合州刺史十
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

自各下脫

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
衆入淮為犄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
北兗晉等各拔諸將竝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
達因免官以疾還第十二年與豫州刺史樊毅
率衆北討克郭默城尋授使持節平西將軍都
督郢州以上十州諸軍事率舟師四萬頓江夏
周安州總管元景將兵寇江外廣達命偏師擊
走之後主即位入為安左將軍尋授平南將軍
南豫州刺史至德二年授安南將軍徵拜侍中

寶永三年 東傳卷之三 松會堂

又爲安左將軍改封綏越郡公封邑如前尋爲
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
崗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
桴鼓率勵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逐北
至營殺傷甚衆如是者數四馬及弼攻敗諸將
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
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
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
泣獻郗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

隋書傳五

五

愴本朝淪覆遘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
尤尚書令江惎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
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
作負恩生惎又製廣達墓銘其略曰災流淮海
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冑
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
懷恩感報撫事何忘初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
廣達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
奔擒虎遣使致書以招廣達時屯兵京師乃自

虎下遣上脫
擒虎二字
連下時上脫
廣達二字

寶永二年

東書傳五

六

松會堂

陳書傳五
勅廷尉請罪後主謂之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
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
加賜黃金即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
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刃殺
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
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
徒歟任忠雖勇決彊斷而心懷反覆誣給君上
自躓其惡鄙矣至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志

身蓋亦陳代之良臣也

列傳第二十五

陳書三十一

正誤凡三

志村楨幹謹識

陳書卷三十一
 陳書卷三十二
 陳書卷三十三
 陳書卷三十四
 陳書卷三十五
 陳書卷三十六
 陳書卷三十七
 陳書卷三十八
 陳書卷三十九
 陳書卷四十
 陳書卷四十一
 陳書卷四十二
 陳書卷四十三
 陳書卷四十四
 陳書卷四十五
 陳書卷四十六
 陳書卷四十七
 陳書卷四十八
 陳書卷四十九
 陳書卷五十

列傳第二十六

陳書三十二

唐姚思廉撰

日東志村三左衛門楨幹句讀

孝行

殷不害 弟不佞

謝貞

司馬暘

張昭

孔子曰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孝者百行之本人倫之至極也凡在性靈孰不由此若乃奉生盡養送終盡哀或泣血三年絕漿七日思

宣永三年

陳書卷三十二

松會堂

陽書傳卷三十一
慕我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誠貫
幽顯在於歷代蓋有久矣陳承梁室喪亂風漓
化薄及迹隱閭閻無聞視聽今之採綴以備闕
云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任齊豫章王
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
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
第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
不主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廷尉平

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法有輕重不便
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遷鎮西府
記室參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
廷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
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
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
又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氎席被
褥單復畢備七年除東宮步兵校尉太清初遷
平北府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景之亂不害從

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
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
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
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為景所幽遣
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簡文
夜夢吞一塊土意甚不悅以告不害不害曰昔
晉文公出奔野人遺之塊卒反晉國陛下此夢
事符是乎簡文曰若天有徵冀斯言不妄梁元
帝立以不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

上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
于時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塹不
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
水中即投身而下扶捧閱視舉體凍濕水漿不
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
憑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路無不為之流涕
即於江陵權殯與王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
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
周還朝其年詔除司農卿尋遷光祿大夫八年

宣永三年

陳書傳卷三十一

松會堂

加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京城陷僧首來迎不害道病卒時年八十五
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仕梁起家為尚書中兵郎甚有能稱梁元帝承制授戎昭將軍武陵王諮議參軍承聖初遷武康令時兵荒飢饉百姓流離不佞巡撫招集繼負而至者以千數會江

陵陷而毋卒道路隔絕以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禮祖受禪起為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之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世祖即位除尚書左民郎不就後為始興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廢帝嗣位高宗為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

宣永三年

東晉書卷之三

松會堂

陳書傳卷三十一
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
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高宗衆人猶豫未
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勅令相王還策
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
免其官而已高宗即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
參軍加招遠將軍尋除大匠卿未拜加負外散
騎常侍又兼尚書右丞俄遷通直散騎常侍右
丞如故太建五年卒時年五十六詔贈祕書監
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不齊並早亡不佞最小

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長
子梵童官至尚書金部郎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
祖綏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蘭正貞外郎兼
散騎常侍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
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
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王
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
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

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
連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經大有尤
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
絕而復蘇者數矣父藺居母阮氏憂不食泣
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嵩乃
共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
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毋
邪自後少進饘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
陵陷沒嵩逃難番禺貞毋出家於宣明寺及高

祖受禪嵩還鄉里供養貞毋將二十年大建五
年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
駕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
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
得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
陵將有異志因與卓自踈於王每有宴遊輒辭
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
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
不坐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宮管記遷南平王友

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
都官尚書請貞為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
席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
後主因勅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
秩可賜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勅
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勅
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榮在疚而官俟得才禮
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
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

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
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
更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
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
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
吏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
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釁禍所集將隨灰壤
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
塵厚德即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為永訣弱兒年

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
耳是夜卒勅賻米一百斛布三十匹後主問察
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啓曰貞有一子年六歲
即有勅長給衣糧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
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頃外蔭十六鍾太清之
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踏地遂同有感得
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
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
憂棘暑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

畫
舊作

若直弃之草野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正
恐過爲獨異耳可將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
葦茨坎山而埋之又吾終歎兄弟無他子孫靖
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林設香水畫
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初
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即周武帝之愛弟也厚
相禮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
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
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

宣永三年

東書傳卷三十一

松會堂

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
還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
所有集值兵亂多不存

司馬嵩字文昇河內温人高祖晉侍中光祿
勳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之後父子
產梁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即梁武帝之外
兄也嵩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
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至號慟必致悶絕
內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每曉喻之逼

進饘粥然毀瘠骨立闕以姻戚子弟預入問
訊梁武帝見嵩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
昨見羅兒面顏顛頓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
爲有子矣羅兒即嵩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
遷正負郎丁父艱哀毀逾甚廬于墓側一日之
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
猛獸嵩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棲宿廬
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承聖中除太子
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殞

失所高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樂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勅荆州以禮安厝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殊禮賞錫有加除宜都王諮議參軍事徙安德宮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大中大夫司州大中正卒于官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高

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癱瘓數年方愈稍遷鄱陽王錄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父燠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隣里

宣永三年

松會堂

聞其哭聲皆為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竝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癖年竝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于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毀而卒高宗嘉之詔改其所居清苦為孝家里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地盛哉

正誤單一

志村楨幹謹識

列傳第二十六

陳書三十二

宣永三年

東書傳卷三十一

松會堂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陳書傳卷三十一

